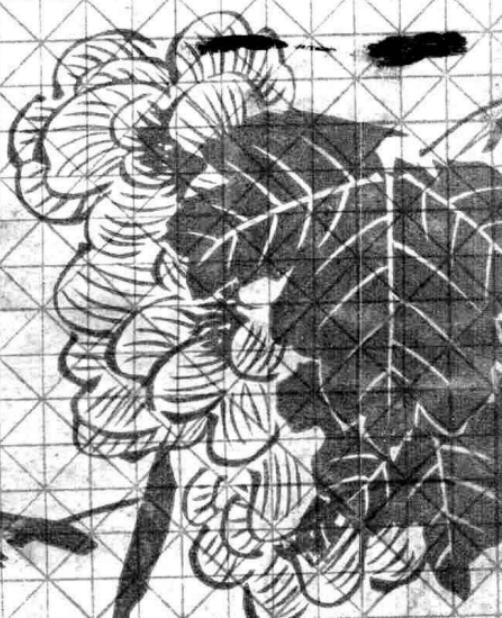


翻雲覆雨錄

翻
雨
雲
霧
錄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十七年一月四月發行刷版行刷)

(翻雲覆雨錄)全一冊
△ 定價銀四角



譯述者

校訂者

吳門周瘦鵝
杭縣董哲薌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

總發行所 上海

福
河
南
路
轉
角
路

中
華
書
局

分發行所

中
華
書
局

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桂林頭
香港蘭州衡州貴陽吉安湖州安慶桂浦
東州廈門蘭谿邢台綏化煙台鄭州新鄉
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哈爾濱新加坡

(一七七五)

說 小 奇 傳

奇 傳 記 子 才 女

半角三 冊 一

奇 傳 樓 歸 蝶

半角四 冊 一

奇 傳 譜 孟

半角二 冊 一

奇 傳 緣 玉 痘

半角六 冊 二

說 小 勇 義

記 筆 崙 破 小 拿

半角二 冊 一

錄 征 東 雪 積

角 五 冊 二

行 發 局 書 中 華

說

小

黑木古兒波雄克草歐帳亡小翻天瘦鶴
 教育獎部
 短篇歐美名家小說叢刊
 今蘭利陸國雲笑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肩風縱橫奴說雨
 童遺米心說之日
 乃義戰秘說
 俠孤恨血
 奇奇
 巾伊觀曆錄島錄記史法話錄說刊

劉半儂	徐卓呆	天笑生	徐亞漢	姜世大家	陳鑑麟	劉半儂	劉半儂	周瘦鶴	周瘦鶴	周瘦鶴	周瘦鶴
二册	四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第一集	二册	二册	二册
八角	五角	二角	五角	三角	二角	三角	二角	五角	三四	七角	五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元	角	半	半	半	角	角	半	分	角	角	元角

並精裝

中華書局發行

翻雲覆雨錄

目錄

新催眠術

十年一瞥

恩怨

金手

毒指甲

山娣娜

癟女達亞

翻雲覆雨錄

目錄

鬼域

翻雲覆雨錄

新催眠術

一夕陰寒。尖風如刀。聖彼得堡城中。在在均作淒涼之色。予裹重裘。循奈斯基廣場行。至於道米尼克大酒店肆中。此肆位於通衢。華燈燦發。其生涯之盛。爲全城冠。時方晚餐。賓客闖咽。其中有軍官。有閨人。裙屐交錯。菰澤微聞。四壁設火爐。溫煦如在春日。客多吸紙煙。青煙四匝。尤有餚饌之馨。騰結空中。風味亦不一。時予鄰桌上有二人駢坐。一爲男子。一則玉姿娟然。一美人也。男子年事可五十許。赳赳如武夫。雙眸絕銳。黑似點漆。髮蘊刈甚短。作鐵灰色。鬚修亦頗美秀。女年少而美。鬢髮如雲。秋波蔚藍。澄湛如海水。嬌面婉約無倫。惟一無瑕之白璧。差足與匹。觀其靚妝。似出貴家。御夜服。酥胸微袒。一天鵝絨圍巾。以西北

利亞狐皮爲裏。冠天鵝絨冠緣以獺皮纖指瑩如削玉。約鑽石指環數事。胸次亦綴鑽石作雙心交織之形。奇光四燦。令人不可逼視。予流目睇之。適與彼美波眸接。觀其爲狀。心竊訝異。蓋見其凝酥之靨。初無生氣。目光亦沈定。狀若死人。諦視有間。卽斟酒自飲。方是時。余斗見一人飲罷起去。似曾相識。余追蹤其後。至於門次。小語可數分鐘。乃復歸座進酒。適侍者將湯至。徐徐啜之。觀彼鄰桌男女。方密語。男子語時。作俄國南方音。吐聲抑而切。目光四注。厥狀亦殊懇懃。惟其面上似呈猶惡之色。予見其狀。心滋惡之。更視彼美。意態頗沈著。愕視男子。久久弗瞬。時作簡略之語。答彼所問。狀若不勝其煩。絮者嘗有一次流波。睇予波眸中似寓憐之意。已而餐罷。男子出資付侍者。起立謂彼美曰。愛珈緋。吾儕行矣。彼美引手拊其蓮額。作困憊狀。曰。爾獨行可矣。吾又斗發奇感。腦力似麻木。額際如然火炬。熱可炙手。嗟夫。天吾今一無所思。但思此可怖之罪。

惡也。言次微顫。男子抑其聲。恨恨言曰。爾何蠢蠢此聲。且爲他人所聞。今特處此稠人之中。微覺眩暈。驅車歸時。當能已爾所苦。彼美不得已。支厲而起。男子爲加圍巾。扶之同出。予自御晚餐。猶至蕭閑。餐既。復啜茗吸雪茄。淹留良久。遲遲弗歸。顧覺中心忽亦有異。飄蕩似無所屬。一時若有奇感。突起彌復刺促。弗甯。因棄雪茄。躡蹀而出。是夕寒暑表在零度以下。寒威砭骨。予爲夜氣所中。腦思少清。顧不審。何由五官均覺木強。弗靈。中心所思者。但爲彼姱容秀姿之美。人而可怖之罪惡。一語亦深鑄心版。弗能遽忘。尋至亞歷山大宮外。行於牆陰之下。宮門作盛飾。壯麗無匹。前立神聖之像。設色甚豔。門上又有一天使之首。雕鏤絕工。惝恍間乃見彼美曼立。予前亭亭如月。已而啞然失笑。知爲幻相。顧覺此一瞥之中。似見彼美作悲憤鬱勃之狀。殊不知其悲憤鬱勃果出何因也。予有頃至安尼高夫橋。予小立橋上。俯視趨冰者。續續而過。斗聞背後作纖

響。若有人至俄聞耳際細語曰今夕視桌面予亟返身而其人已疾奔而去但見其羊皮之裘聳動不已此二語者爲虛無黨召集黨員之密語予聞之已會其意予居聖彼得堡歷時已久爲一倫敦新聞紙之通信員頗爲虛無黨人宣力蓋予頗憫若輩不恤斷脰瀝血冀脫俄羅斯於專制魔王之手故亦樂爲奔走時時與會斯時予得此召集之令則立至高的尼伏市一小茶肆中旣就座卽命侍者將杯茗及一紙煙至倚於一大理石小圓桌上諦視桌面故作沈著之狀俾不爲人所屬目此小圓桌者實爲虛無黨之通告處每開議會召集黨員輒復揭示於是彼肆主人亦爲黨員之一頗效忠於黨事故此等機密不虞宣洩予諦視桌面移時已見鉛筆之痕隱隱作英字曰『請以今夕十一時來幸勿爽約』予見字卽安步去桌與肆主人閑談瓦一小時之久佐以紙煙談鋒愈肆後卽抹去桌上字痕興辭而出將屆十一時卽信步至一窄隘之小街

中街可直達奈佛河穢惡無藝。予止於一小麵包肆。前三叩其側門。門闢入一
黝黯之甬道。次卽俯身摸索於地。得鐵環。一力拽之起。於是見一鐵門洞開。有
明光外透。予緣梯而下。至於地下一庖湧中。此庖湧非他。蓋卽虛無黨之機關
部也。旣入。引眸四顧。見有女子背予而立。手一白刃。光微動如雪。而雙波則前
注。注於壁間一聖像之上。黨魁據首座挺立。弗動似宣言方畢者。女操俄國語。
發爲銳厲之聲。曰。首領所命。吾必遵行。無違。今卽宣誓於此聖像之前。誓爲本
黨效力。并爲祖國謀自由。故殲彼專制之惡魔。語時立舉白刃於唇。次吻其霜
鋒。予趨前相其面。則彼道米尼克酒肆中所見之美人也。此時彼蓋奉黨中之
命。宣誓殺人。語出櫻桃之口。亦復虎虎有生氣。惟其目光仍沈滯。嬌面尙挾死
氣。返身面座中。羣人力嚼其齒。雙手嚴握鑽石之光。又大動。旣見予爲狀似震
而黨魁又朗言。曰。今足矣。明日此時爾當得本黨命令。凡爾舉措悉如所命。

而行。今爾已入黨籍。慎勿背違規律。脫敢宣洩本黨機密者。立殺無赦。女聞語。
大顫刃乃立。墮身亦搖搖欲仆。若將暈絕。一華髮之媼立自座中湧起。趨進扶
之少選。女始清醒。卽與媼徐步而去。女去後。予刺探其姓名。顧遍叩黨友。無一
應者。蓋黨中規律。百事均以秘密爲主。往往交成莫逆。猶不知彼此姓氏。一切
設施。亦復神奇不測。多出吾人意表者。予於黨中所盡義務。初不煩劇。凡可披
露之事。卽由予郵寄倫敦。刻之報端。或有黨友爲官中通緝。爲勢彌蹙。則捏造
新聞付刊。以亂官中人耳目。予之所事。大率類是。半小時後。予出機關部。匆匆
歸寓。所寓在摩加河彼岸。屋頗高大。而陰寂特甚。旣入起居之室。卽然一紙煙
吸之。據坐壁爐前圈椅中。至於久久。而夜來之事。乃亦潮上心頭。排之不去。予
枯坐。幾何時。初不自知。惝恍迷離。如居大夢。迨聞女子銳呼之聲。始瞿然而醒。
一時復覺有人扼我右腕。力握弗釋。咽際忽奇寒。如爲利刃所中。因亟起立。憫

然四顧則見予方獨處初無他人度又出於幻想初非實事繼去讀書燈上碧色之燈紗趨至鏡前陡見咽際有絳色之痕其細如絲腕上亦有紅印三似爲指印予見狀震駭不已後此數來復中予輒惴惴若有大禍之將至而彼美慘白之嬌面亦復時時現於目前更視腕上指印依稀尚在疑雲稠疊不得其解私念長此如是且癟作矣一日午后予循英國埠頭信步而行冀得見彼美一面慰吾渴想方彳亍間斗見一鉗車疾驅而過止於面河一巨廈之前一女子被重裘盈盈自車中出予乍見其人立辨其爲彼美因卽翔步而前引近車次彼美見予立止弗行櫻唇半綻流波停住予面而玉容之上仍作慘澹之色予初欲發吻與語顧見大廈之門已闢一健僕昂然出目灼灼睨予若有所疑予略躊躇縱步立行微聞長喟之聲則彼美入大廈矣予前趨可數百武神志似不相屬尋遇一故友卽止之指大廈問曰此爲誰氏之居君知之否友笑曰君

亦爲彼美人所蠱耶。彼美固媞媞顛倒者不止君一人也。予亟曰：君言何指？友聳肩答曰：君其慎之！須知聖彼得堡初非情天中之樂土，一縷情絲或且牽君以入危險之境。今欲結好於希加查夫公爵夫人，愛珈緋則尤不曾赴湯蹈火矣。予愕然曰：公爵夫人耶？言次則力挽吾友之臂，乞道其詳。友掉首曰：吾友吾但知其姓氏，初不詳其歷史。惟市上浮言足生人怖。總之遠彼美人，卽爲明哲。保身之道，遂揚手與予爲別，飄然而去。逾月，予得倫敦報館中書，屬往伏洛達一行。其地方流行虎列刺病，爲勢彌烈。館中之意，卽欲予參觀病院，報告其事。予旣得內務部允可，擬卽以夜車赴墨斯科方抵火車站，忽有一少婦來。吾馬車之次，衣敝，衣絕可人憐，發爲曼妙之聲，嚦嚦問曰：先生其卽溫得華先生乎？予應之一躍下車。婦又操其木強之英語，囁嚅言曰：先生此行非往伏洛達之柏洛佛村耶？吾今方蹈絕地險，乃萬狀苟得先生援手，則且銜感三生矣。予問

曰。吾將何以助女士。婦曰。吾有書致一友人。其人方患虎列刺病。在柏洛佛病院中。語時。自其舊肩巾中出一書示予。予曰。女士殆欲吾轉致此書耶。婦懇懇答曰。然。吾脫能自往柏洛佛者。必不以此瑣事相擾。第以當道已下命。禁人前往。惟報館中人。不在此例。吾欲付郵。而郵局中人亦恐傳染。凡往柏洛佛之書件。停止投遞。不得已。故乞助於先生。予領之以首。徐取其書。雙眸偶及纖腕。不期大震。蓋見其腕上亦有紅指印三正。與予腕上所見者同也。繼卽納書衣中。悄然言曰。公爵夫人。吾殊樂爲夫人作寄書郵。吾至柏洛佛時。此書卽能安然入貴友手矣。婦微郤失聲。曰。君亦識吾耶。吾句語未畢。而火車已轆轤而動。予不及道別。騰躍登車。至墨斯科後。卽以雪車往柏洛佛地。既荒寒。又爲虎列刺所困。日死多人。哭聲盈野。予目擊慘狀。深印腦府之中。後此每一回想。弗能忘。一日之夕。卽得尼加拿於一病院之中。尼加拿者。蓋受書人也。其人年事尙

少髮如髹漆。病已篤而神志猶清。予授以公爵夫人書。尼加拿亟就燭下讀之。讀已立作悲憤之狀。揚聲呼曰愛珈緋愛珈緋繼裂其書投之燭上。書著火遂成灰燼。居頃之尼加拿忽向予道謝。厥狀滋切已而引吭大呼。祈天譴一大慤。顧不道其名。但有申詈罷力竭仰仆於藁褥之上。數分鐘後則已怛化矣。

越兩稔。予返英倫。日記國中時事亦頗鹿鹿。時望報館中委予他往。以蘇吾困。弗論天涯地角。束裝立行。長日予雖忙迫。無復暇晷。而彼希加查夫公爵夫人。之玉容時輒湧現於吾前。色滯目定。一如其故。雖欲付之淡忘。不可得也。當予爾時去伏洛達後。復至聖彼得堡。則希加查夫爵邸已塵封空無一人。調之比鄰。則謂公爵夫人遠行矣。予本欲晉謁夫人。刺取黑幕中事。其最足使予懷疑莫釋者。卽爲吾二人腕上之指印。何彼此吻合。如出一人之手。况予自與彼邂逅以來。似遘奇疾。冥冥中若有鬼物憑依。吾身所歷諸事。無不奇詭莫測者。予